

弗·福塞斯

惊险悬念小说集

石沉大海

NO COME-BACKS

【英】弗·福塞斯 著
郝启成 叶特灵等 译



珠海出版社

油、运、塞斯

2014年11月11日

石沉大海

The Ocean Beyond

2014年11月11日

2014年11月11日

2014年11月11日

2014年11月11日

2014年11月11日

2014年11月11日

2014年11月11日

2014年11月1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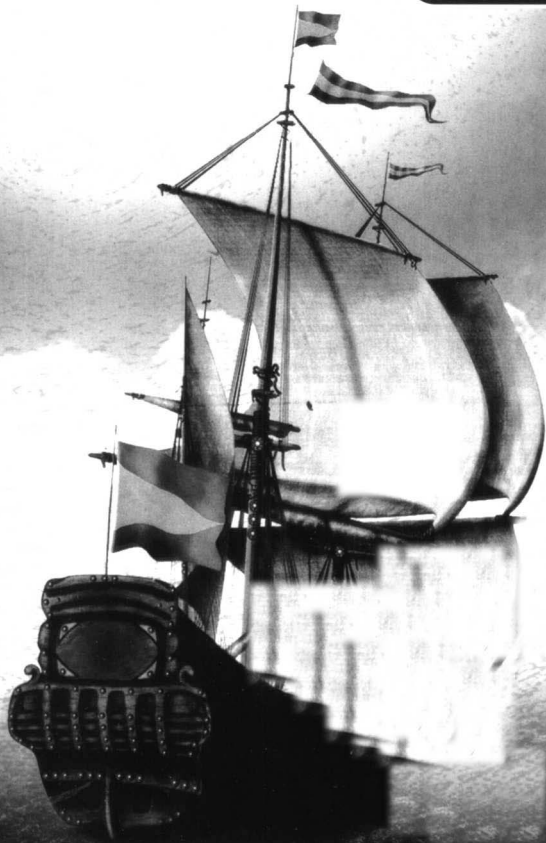
2014年11月11日

弗·福赛斯

惊险悬念小说集

石沉大海
NO COME-BACKS

【英】弗·福赛斯 著
郝启成 叶特灵等 译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弗·福赛斯惊险悬念小说集/(英)弗·福赛斯著;郝启成、叶特灵、舒云亮等译. —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11(重版)

ISBN 7-80607-921-1

I. 弗… II. ①福…②郝…③叶④舒…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26704号

Copyright:Frederick Forsythe 1999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 U. 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Agency, Inc. ,

abd Beijing International Rights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2 ZHUHAI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经弗·福赛斯授权,台湾大萍果股份有限公司代理,授予珠海出版社独家中文简体出版权

弗·福赛斯惊险悬念小说集

——石沉大海

©[英]弗·福赛斯著 郝启成、叶特灵等译

责任编辑:潘自强 张继业

装帧设计:鲍 钧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电 话:0756-2639345 邮政编码:519000

照 排:珠海出版社电脑照排中心

印 刷:广东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24.875 字数:500千字

版 次:2006年11月第2版

2006年11月第2次印刷

ISBN 7-80607-921-1/I·358

定 价:44.00元(全二册)

推荐语：

未知的魅力

——解读弗·福赛斯的惊险悬念小说

潘自强

我记不清谁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位作家，一辈子写出一部让人爱看的小说并不难，但每写一部作品都能够得到读者的喜爱则很难。此言极是。

对于作家来说，这个要求真有点苛刻，但也就是这么个理。当我们将作家放在一个较高层次来衡量时，能够得到人们首肯的也就是那么几位。不过，凤凰和鸡都是鸟，各有各的活法，自不必计较。

我想说说英国作家弗·福赛斯。

将福赛斯称为国际政治惊险小说大师并不过分。读读他的那些小说，诸如《豺狼的日子》、《魔鬼的抉择》、《偶像》、《上帝的拳头》等代表作，就会心服口服。因为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得到读者的喜爱，每一部作品都引起社会的轰动。令我们赞叹的还不止这些。因为我们发现福赛斯还是一位擅长于写作悬念小说的大家、高手。

本书所收集的十多个中、短篇小说，均是福赛斯的力作，它鲜明地体现出作家驾驭悬念小说的能力，每一篇作品都会使你获

得别样的感受。

19世纪最杰出的悬念大师阿尔弗莱德·希区柯克说：每个人生来就具有悬念癖，作家就是把悬念兜售给他们，使他们得到迫切想知道的事情而已。

悬念，营造的是一种未知的魅力，满足的是人类求知的欲望。当许多作家将悬念作为一种艺术手段操作时，故事就显得丰富多彩，魅力无限。福赛斯深得其中三味，他把悬念运用到了极致。

在福赛斯所有的惊险小说中，就已经具备了悬念的特质。《豺狼的日子》从开篇到终结，那种紧张的悬念就紧紧抓住了人们的心灵。而《上帝的拳头》，则以“那个还能活10分钟的人正在开怀大笑”为开端，一句话，就将读者的疑惑、好奇、不解全部挑逗起来，你不看也不行。

当福赛斯将写作的目光从西方各国军政要员转向社会中下层的小人物时，作品的题材发生了变化。银行的小职员、剧院的女歌星、失业的流浪汉、无耻的诈骗犯等都成了笔下的主角。题材的转换并不重要。题材仅仅是一个载体，任何作家都可能涉猎到。同样的题材，在他人笔下可能是一个直白而平庸的故事，但在福赛斯的作品中，篇篇都暗含着一种使你欲罢不能的悬念。

在《石沉大海》中，我们随着故事的展开，越读越紧张，目光紧盯着那条锯级蝰蛇的行踪，一波三折，真把人折腾死。《无头案》更为奇妙，当杀手把黑洞洞的枪口指向那个美艳而善良的女性时，我相信读者们必定会大吃一惊。悬念的气氛始终掌控着读者的情绪，我们虽然无法预料事件的发展，但肯定能在每一篇最后获得一个令人目瞪口呆、拍案叫绝的结局。

西方的悬念小说与推理小说、探案小说、间谍小说是同宗的一个分支。有时，它们的界线很难划定。当它走向辉煌之时，也

自然和其它同宗作品一样显露出的某些弱点，脱离社会生活而玩弄结构技巧，形式大于内容而步入雷同的模式。福赛斯的作品显得笔力冷峻苍劲，叙述语言不温不火，人物按照事件的轨迹和性格的逻辑自然而然地发展着，似乎现实生活中就充满了绝不雷同的紧张、神秘、变数……在或悲或喜的矛盾中，一个个有生命力的人物鲜活起来，我们在享受悬念所制造的紧张气氛的同时，也认识了那个社会及其中的人物。

任何一部小说都应该是作家思想意识、文化知识、社会历史等一切精神类物质的集中体现。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读小说就是在读作家，通过字里行间你会感觉到作家的一切。福赛斯不会让我们失望的。我们时时都能体会到他丰富的阅历和广博的知识。《牧羊人》中那位飞行员暗夜迷航的奇遇，《事物的艺术》围绕一次次古画鉴赏和拍卖的斗智斗勇，《奇迹》对战争和历史的夹叙夹议均显露出作家超人的才华。知识和人物、历史和现实、故事和悬念结合得天衣无缝，真可以说没有丰富的阅历，没有广博的知识，没有扎实的积累也就没有福赛斯的悬念小说。所以，美国《纽约时报》的书评人说，“谁都会讲故事，但福赛斯的悬念故事与他的惊险小说一样与众不同。”

走进福赛斯为我们创造的悬念世界，自己去细心体会吧！

享受未知的魅力，感知悬念的力量。此时，我们才知道现在拜读的是一位文坛高手的名篇，一位大师级的精品……他的每一篇作品都令我们爱不释手，在西方世界，这样的作家也就是那么几位。

弗·福赛斯惊险悬念小说集

石沉大海

目录

- | | |
|-----|-------|
| 1 | 敲 诈 |
| 20 | 无头案 |
| 43 | 石沉大海 |
| 69 | 祸不单行 |
| 87 | 死 角 |
| 118 | 遗产之谜 |
| 149 | 耍钱鬼 |
| 168 | 特 权 |
| 190 | 军人的天职 |
| 208 | 鱼 皇 |
| 249 | 曼哈顿幻影 |

敲 诈

若不是赛缪尔·纳特金那天早晨在爱丁桥开往伦敦的通勤火车上把眼镜掉在座垫空里，就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了。

但他偏偏掉了眼镜，偏偏又伸手到坐垫空里去摸眼镜，于是，这事就注定要发生了。

他摸索着，手指不仅触到了眼镜盒，还触到了一本杂志。他先以为是一本火车时刻表，就漫不经心地抽了出来。这趟通勤车，他已经坐了25年。每天都是在同一个时间乘这趟车从清贫小镇爱丁桥到伦敦的茶陵道口站，每晚又乘同一趟车回去，并且旁边老是那几位跟他一样的通勤人员。他根本用不着火车时刻表，他只不过是好奇而已。

纳特金先生一看到封面，脸刷地一下红了，赶快又塞回到坐垫下面，下意识地看看四周是不是有人看到了。

他的对面，两份《金融时报》、一份《时报》、一份《卫报》，随着火车的节奏一晃一晃地颤着，看不到读者的脸，可能都在埋头看市场价格专栏；左边，老弗格梯正全神贯注地填文字游戏；右边，窗外，一个小站飞驰而过。

纳特金松了一口气。

杂志不大，封面很光亮。上部印着《新圈子》，这显然是杂志的名字。下部是“单身、一对、成群——性生活联系杂志”。封面中间是一个胖女人的照片，高高的胸脯，脸部遮住了，遮去

的空白中印着“广告者 H331”。

纳特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杂志。但是，一路上他都在想着这个事。

到站后停在六站台。门一打开，人们都涌到熙熙攘攘的站台上。纳特金磨磨蹭蹭地整理文件包、折叠伞以及圆顶礼帽，最后一个离开车厢。他鼓足勇气，把那本杂志从坐垫底下抽出来，塞进文件包，混到人群里，来到检票口。

从车站到地铁，从地铁出来又穿街过巷到保险公司的一路上，他都觉得不大对劲儿。

他是保险公司的一个职员，听说过一个人过马路时，被汽车撞了，在医院里，人们发现他兜里有一迭彩色照片。这件事一直回旋在他的脑中，这种事情，谁能解释清楚呢？躺在病床上，腿被绷带牵引着，自己的秘密被人公开了。哎，那种见不得人的事，那种尴尬处境，是谁也忍受不了的。

想到这些，一路上，每横过马路时，他都格外小心。

可以看出，纳特金先生是不习惯这种事情的。有人曾说过，人是跟他的外号很相似的。纳特金 10 岁时，一个小孩看了松鼠的故事后，给他起了个外名叫“松鼠”，这是非常恰当的。

自从 23 岁起，他就在伦敦商业区工作。战争结束后，他退了伍，军衔是下士。那时，他能找到这个工作是很幸运的。在一个大保险公司里当职员，工作安全，最后还有退休金。这个保险公司在世界各地有许多分公司，如同 500 码以外的英格兰银行那样根深叶茂。得到这个工作就说明纳特金步入了实业界——这个方圆数英里的经济、商业和财政金融的大本营，它的触角伸到地球的各个角落。

40 年代末，他非常喜欢这个实业区。午休时在街上逛来逛去——面包街、玉米市、家禽市、伦敦墙，中世纪时，这里都是

卖面包、玉米和家禽的地方，它们标志着伦敦的变迁。他回想起，正是在这些俭朴的石墙内，商业冒险家们发了财后，才漂洋过海到棕色人、黑人和黄种人那里去做买卖、采矿和冶炼，再把战利品送到这里，由这里的董事会和计算处做出决定，进行保险、存入银行，或进行投资。这里直接影响着成千上万下等人的生死存亡。这里的人是地地道道的世界掠夺者。这对于他赛缪尔·纳特金来说是永远做不到的。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光阴荏苒，一晃 25 年过去了。今非昔比，他已成了那种穿着笔挺的灰色西装、拿着折叠伞、戴着圆顶礼帽、拎着文件包的职员中的一员，每天赶到这里来，坐上 8 个小时，再返回远郊的家中。

在这个商业森林里，他像他的绰号形容的那样，是一个友善无害的生物。多年的职员生活已使他适应了办公室的气氛，成了一个讨人喜欢的、八面玲珑的人。

他刚过 60 岁，为了贴得近地看东西，眼镜总是卡在鼻子尖上。他性情温顺，对秘书总是毕恭毕敬。她们都认为他是一个好人，对他总是很照顾。他根本不会看那种肮脏杂志的。

然而，今天他带着的东西是另外一回事。上午他就干了那种事。他溜到厕所里，拉上插销，把《新圈子》的每一个广告都看了一遍。

他感到迷惑不解。有些登广告的人附有照片，都像是家庭妇女，穿着内衣，装模作样地摆出一些不伦不类的姿势；其余的没有照片，但内容都很明了，说什么提供服务。这些话，至少对于纳特金先生来说，是丝毫没有吸引力的。多数的广告他都懂得，而且大多数登广告的女人都是希望结识善良的而且有职业的先生。他看完后，就把杂志塞到公文包的最底层，又回到办公桌旁。当晚，他设法把杂志带回家中，没有被警察发现。他把杂志

藏到壁炉前的地毯下，心想千万不能让莱娣丝发现。

莱娣丝就是纳特金太太。她总是待在床上。她声称自己有严重的关节炎和心脏衰弱，而布斯林劳德大夫认为她是严重的疑病症。她是一个意志薄弱而又体虚气短的妇女，尖尖的鼻子，暴躁的声调。已经好多年了，她都没有给纳特金带来精神上或肉体上的欣慰；而他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为了不使她伤心，他干什么事情都情愿。她说腰疼，从来不干家务活，更不会去掀动炉前的地毯了。

纳特金先生3天来一直想着心事。脑中总是回想着那位登广告的女士。从她的广告中知道，她个头稍高，体型比较粗壮。

第三天，他一而再地鼓起了勇气，坐下来给那个广告回信。他写在一张白纸上，内容言简意赅。他写道：“亲爱的女士……”然后解释说，他看到了她的广告，非常渴望与她见面。

杂志中有一段说明，告诉读者如何写回信：写好回信，把回信与一张写着你的地址的并贴上邮票的信封一起装入一个空白信封中，封好，在信封背面用铅笔写上你所回信的广告的编号，再把这个信封和邮费一起装入第三个信封，把它寄到该杂志编辑部。在办公室里，纳特金先生照上述说明做了，只是在信封上写了阿卡西亚街27号转交亨利·琼斯收。地址是真的。

以后的6天里，每天早晨邮差来送信的时候，他都站在门口等信。第六天，他看到写给亨利·琼斯的信。他把信揣到口袋里，上楼去收拾老伴儿早餐的盘碗。

早晨坐火车的途中，他溜进厕所，手指颤抖着打开那封信。里面除了他的信什么也没有，信的背面有几行字：亲爱的亨利，对于您回答我的广告，谨致谢意。我相信，我们在一起一定会很

有意思的。请您在××时给我打电话。爱你的莎丽。他发现，那个电话号码是伦敦西区贝兹沃特一带的。

信封上什么也没有。赛缪尔·纳特金把电话号码抄到一个纸条上，揣在兜里，把信和信封丢到便池中冲走。他回到座位上时，心中七上八下的。他想，人们一定都瞧着他，但老弗格梯刚刚把文字游戏填上 15 个字母，别人也没谁抬头看着他。

午休时，他在最近的地铁口给那个号码打了个电话，一个声音嘶哑的女人接了电话：“喂！”

他把 5 便士塞到钱孔中，清了清喉咙说：“哦——你好，是莎丽女士吗？”

“正是，”那人说，“你是谁呀？”

“哦——我是琼斯，亨利·琼斯。我今天早上收到你的信，是给广告回信的事……”

电话里传来翻纸的声音，那女人说：“啊，对，我想起来了，亨利。那么，亲爱的，你来看我好吗？”

赛缪尔·纳特金觉得自己的舌头硬得像根棍子。“是的。”他笨笨嗑嗑地说。

“太好了，”那边的女人高兴地说，“但有件事，亨利，亲爱的，我总希望我的男朋友能给我带点见面礼，就是说，帮我解决点房租困难，25 英镑就行。但不着急，您看行吗？”

纳特金点了点头，又对话筒说：“行。”

“好极了，”她说，“那么，您什么时候来啊？”

“得在吃午饭的时候，我在商业区上班，晚上回家。”

“那好吧，明天行吗？好，12 点半？我告诉您地址……”

他的心一直是七上八下的。

第二天中午 12 点半，当他来到贝兹沃特那个女人的门口时，他的心里就像揣着只兔子一样，跳得都要蹦出来了。他不安地敲

了敲门，听到里面过道中传来高跟鞋的声音。

里面的人从门上的观察玻璃孔看了看，然后，门开了，一个声音说：“进来吧。”她站在门后，待他进来后，便关上门。“你一定是亨利啦？”她柔声细气地说。

他点了点头。

“那就到客厅来吧，咱们聊聊。”她说。

他跟着她来到左边第一个屋内，他的心像在敲鼓一样。她比他想像的要老一些，有三十四五岁，显得有点苍老，浓妆艳抹。她比他高足足有6寸，也部分地由于她穿着高跟鞋的缘故。从那拖地的睡衣所显出的臀部来看，她的身体很沉重。她转身让他进客厅时，睡衣前襟开了一下，露出里边的黑色镶红边的紧身胸衣。她让门开着。

屋里的摆设很简单，只有几件个人用的家具。那女人挑逗地朝他笑着。

“你给我带来见面礼了吗，亨利？”她问他。

赛缪尔·纳特金点点头，把裤兜中揣的20镑给了她。她接过来，放到梳妆台上的一个手提包中。

“坐吧，别不好意思，”她说，“没必要紧张。那么，你要我干什么呢？”

纳特金坐在软椅的边上。他觉得自己的嘴里像塞满了石灰一样。

“这很难说出口。”他结结巴巴地说。

她又笑了。“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你想干什么？”

他犹豫不决地告诉她了。她丝毫没有显得吃惊的样子。

“那好吧，”她很爽快地说，“好多先生都喜欢那种事。你就脱衣服吧，还有裤子和鞋，然后跟我到卧室去。”

他按照她说的做了，跟她穿过走廊，来到卧室。里面的灯火

亮得令人吃惊。一进屋，她就关上门，锁上，把钥匙揣到睡衣兜里，脱了睡衣，挂在门后。

3天之后，一个牛皮纸信封的信投到阿卡西亚街27号。赛缪尔·纳特金把它与其他邮件一起拿到饭桌上。一共有3封信。一封是莱娣丝姐姐写给她的；一封是花圃来的账单；牛皮纸信封上的邮戳是伦敦，收信人是赛缪尔·纳特金。他毫无疑问地打开了，以为是一封业务往来信函。但它不是。

6张照片掉到桌子上，画面朝上。他迷惘地盯着照片，愣住了。

当他明白过来时，一种异常的恐惧感马上抓住了他的心。这些照片，无论是对比度还是焦距，都很差劲；但它们足以说明问题。每张照片上，那女人的脸面都很清楚，其中两张上面，很容易认出是他的脸。他急忙掏信封里面，看是否还有什么，但什么也没有。他又把6张照片翻过来，背面也什么都没写。根本没写什么字，意思都由正面的照片说明了。

赛缪尔·纳特金完全陷入心慌意乱之中。他把照片塞到炉前地毯下，那本杂志仍在那里。一转念，他又把这些东西拿到外面，在车房后面烧了，又用脚跟把灰烬踩到湿湿的泥土里。回到房中后，他想请个病假，在家里待上一天。但又意识到，这会引起莱娣丝的怀疑，因为他是好好的呀。他急忙把她的信送到楼上，又拿下她吃完早点的盘碗，便急匆匆地去赶通勤火车。

他坐在靠窗的座位上，望着窗外，想把早晨的事理出个头绪，但心中如一团乱麻，直到新道口东站时，他才想明白是怎么回事的。

“是我的上衣，”他低声自语着，“上衣和钱包。”

老弗格梯正在研究七字游戏，摇着头说：“不行，字母太多了。”

赛缪尔·纳特金伤心地注视着窗外，伦敦东南郊一晃而过。他并不习惯这种事。整个上午，一种阴森的恐怖始终萦绕在他的心中。他神思恍惚，根本静不下心来工作。

午饭时，他又按莎丽给的那个电话号码打电话，但已经打不通了。

他叫了一辆出租车，一直开到贝兹沃特的那个房子去，但门锁着，并且钉上了，栏杆上挂着“出租”的牌子。下午，纳特金先生意识到，即使是报告警察，也无济于事了。几乎可以肯定，杂志社给那个广告回信的地址一定是一所早就没人住的住宅。贝兹沃特那个房子很可能是被人以假名租了一周后，又空起来了。那个电话号码也可能是某人的，但那人可以说，他已经一个月不在家了，回来后却发现门被撬了，并且常常接到找莎丽的电话，这也把他自己搞得莫名其妙。一天之后，那个人也可能不见了。

他回家后，莱娣丝埋怨个没完，说来了三次电话指名找他，搅得她整个下午都不得安宁。

这真是太伤脑筋了。

刚过8点，第四次电话来了。赛缪尔·纳特金立即从椅子上蹦起来，留下莱娣丝一个人看电视，到大厅里去接电话。他很紧张，让电话响了一会儿后才拿起话筒。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但装得好像把手绢捂到话筒上了似的。

“纳特金先生吗？”

“对。”

“赛缪尔·纳特金先生吗？”

“正是。”

“也可以叫你亨利·琼斯吗？”

赛缪尔·纳特金的心格登一下就提上来了。

“你是谁呀？”他问道。

“不要管我是谁，朋友。你早晨取信时收到我的小礼物了吗？”

“你要干什么？”

“我问个问题，朋友，收到照片了吗？”

“收到了。”

“仔细瞧了瞧吗，嗯？”

赛缪尔·纳特金一想到这事，就怕得喘不上气来。“看了。”

“那好。你真是一个不走正道的家伙，你承认不？我看我还应该给你的老板寄去一套，啊，是呀，我知道你的办公室，也知道董事长的名字。也可能给你太太寄一套，或者给网球俱乐部的秘书长寄上一套。你钱包里的东西真不少啊，纳特金先生……”

“你听我说，请别那样。”纳特金急切地说，但那个声音打断了他的话。

“我不会就此罢休的，别想去找警察，他们根本找不到我。所以，还是老老实实的吧。朋友，你可以把一切都拿回去，底片和所有的照片。好好想一想。你早上几点钟去上班？”

“8点20。”

“我明早8点再给你打电话，祝您晚安。”

电话啪的一声挂上了，纳特金先生只听到嗡嗡的声音。

他一夜都没睡好。他度过了一个可怕的夜晚。

莱娣丝上床后，他借口去给炉子添点柴禾，把钱包里的东西一个一个地检查了一遍。火车季票、支票本、网球俱乐部会员证、两封写给他的信、他和莱娣丝的两张照片、驾驶执照、保险公司俱乐部会员证。这些足可以知道他是谁以及他的工作地点。

阿卡西亚街灯透过窗帘照进来，在那半明半暗的光亮中，他